

# 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 
香港大風出版社

No. 2024~4

2024年3月19日

\*\*\*\*\*

## 写在李白蕾阿姨 108 岁寿辰

杨松林

李白蕾阿姨丁巳蛇年（1917）祭灶出生。按阴历算，过罢年就 108 岁了。几个晚辈商量送幅字给老寿星，要我来撰文。想来想去，比照当年冯友兰先生送老友金岳霖 88 岁寿辰的那八个字：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以茶”（米拆字为八十八，茶拆字为二十加八十八），也填了八个字：“今庆以茶，再贺于栢”。请老同学刘纯着墨，邮给了在四川德阳颐养天年的老寿星。

前几天同学聚会说到让刘纯写匾额的事儿，我讲到李阿姨的一段传奇故事，他们听后觉得太神奇，



让我把故事记下来。今天恰逢祭灶，就把这个故事记述如下。

应该是 1969 年夏的一天，我在南阳方城县赵河公社任庄村插队快一年了。一天晚上收工回来，还没进院子，一个大男孩儿就迎出来，原来是同知青组的同班同学张雪藜的弟弟张雪菱。雪菱插队社旗，与我们县相邻。他刚去罗山省直机关五七干校看妈妈，回来顺路看哥哥。我和雪藜几个月前还步行六七十里去他们公社看过他。打声招呼我就进厨房烧火去了。

我们知青组九个同学，五男四女。一般来讲，知青组的饭怎么做是麻烦事。我们组开始女知青两人一班轮流做饭，男知青回来吃现成的，其乐融融。没几个月妇女同志就不干了，说总让她们提前下工影响她们的光辉形象，要男女轮流做。但不到一周她们又有意见，说男生的饭做得也太难吃了。折腾几个来回，大家也摸住做饭的窍门了，最后是女生轮班上工前把下顿的材料准备好，下工后男生轮班挑水烧火打下手，一起把饭做了。

那天轮我烧火。

我们的灶火间不算小，进门右手是两个锅的灶台，左手是水缸和案板。灶台后面靠墙的柴火堆占了半间，还是显得挤。南阳农村晚上见面打招呼是问“喝了没有？”，是指各家一样的晚饭——汤面条。一个女生在擀面条，我坐在灶台后边，左手拉风箱，右手添柴火。一盏油灯豆大的一点亮照着案板。

——别嫌啰嗦，先烘托点气氛，下面就入正题。

锅还没烧开，他弟兄俩说着话就进来了，走到我身后柴火堆旁边开始聊。

雪藜：妈妈怎么样？

雪菱：身体还可以，活儿也不算累。

雪藜：叛徒的事儿还没解决？

雪菱：没有。

雪藜：那个证明人还没找到？

雪菱：没……

这时我拉着风箱，随口问了句：“你妈是啥事儿？”雪藜就讲了他妈的“叛徒问题”：

1939年，妈妈受党派遣从延安到重庆工作。虽然这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（几个月后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开始了），但秘密派遣的干部是不能暴露身份的——暴露了就无法执行任务了。从延安出发，坐敞篷卡车，同车20多人还有几个穿八路军军服的。一路上唱着抗战歌曲。车开到黄陵进入国统区检查站，乘客都下车接受盘问，说是防日本间谍。那一时期，青年跑延安的很多，从延安出来的也有，同车乘客就有好几个青年。会问“为什么离开延安？”回答最好是“受不了这个苦”、“想家”……之类。反正不能说是共产党，不过真说是了反而没事——几个八路军直接就让走了——但组织会视此为叛变。最后，他妈与另一个20出头的女青年没通过审查，被国民党扣了。

她们俩被送到咸阳一处大院子，大门牌写的是“抗战干部训练团”。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争夺知识青年，从延安跑出来的青年很多就以审查日奸为名关在这里“反省”、“学习”，最后也确实不少跟国民党干了。名义说是培训，实际看管得还是很严的，圈在院子里不准出来，有持枪站岗的，和监狱差不多。妈妈讲，她与这个女青年关系很好，天天在一起。女青年的未婚夫还来看她，穿着国军军官服，说正在想办法把她接出去。

有一天，日军轰炸咸阳，炸弹丢下来一片混乱，往里跑往外跑的都有，她俩趁乱跑了出去。那个女青年知道未婚夫住在哪里，她俩直接去

了那里。妈妈说，那个国军军官带着女青年走了，考虑当时兵荒马乱，还派人护送她到重庆。当时都是化名，只知道那个军官的部队在山西前线，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分手自然几十年渺无音讯。

可造反派可不管什么国共合作不合作，共产党员只要是被国民党抓进去就要说清楚咋出来的，说不清就是叛徒。“趁日军轰炸逃跑的”——这话谁信？还说两个人一起跑的，那个人现在在哪儿？于是妈妈天天盼着组织上找到那个女青年。由于两人属于不同系统派遣，几十年了找谁问？所以一直没信儿。

听他说完，我一边往灶口添着柴火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妈当时叫黎虹。”

雪藜随口接腔：“是，是叫黎虹。”

我又很肯定的说：“你妈要找的那个人叫蔡群。”

这时雪藜和雪菱才同声问道：“你咋知道？！”

我说：“那是我妈！”

——我妈也是“叛徒”，给我讲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，也正盼着组织上尽快找到那个叫黎虹的狱友。我妈要找的那个女青年显然是李白蕾阿姨，那个国军军官是我爸，国军 15 集团军的少将参议，在山西中条山前线，我妈是组织上派去协助他做地下工作的。

说透了这个关系，面条已经熟了。我们三个（可能同组还有好几个）都没心思吃，飞快跑回屋里给妈妈写信，告诉她们：

“那个人找到了！！”

听着是不是有点离奇？不少人听了说写成电视剧的一个情节，观众会说编得也太假！

不过这是真事儿。

后来每次说到这事儿，我都对直到雪藜讲完故事后自己才不慌不忙

地发问的表现很是得意 — 竟然那么沉得住气，其实他讲一半时我就知道咋回事了。对他弟兄俩的表现则很不以为然 — 我怎么会知道他妈叫黎虹？ — 也太迟钝了！滑稽的是，我和雪藜高中同学好几年，还是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家在省政协大院，他家在《河南日报》大院，两家只隔着一道墙，多少年竟然……

后来的事就没啥稀罕的了，两个老人自然马上把信交给组织，组织上自然很快查证属实，叛徒的事儿自然就不算了。不过两个老人没敢很快见面，真正见面就到九年后的 1978 年了。两个狱友见面开始说些过去的事儿 — “后来” 怎么怎么了。八九十岁后聊事儿少了，主要节目是唱歌，唱抗日歌曲，根据地的、国统区的都会唱，1930 年代的电影歌曲也会，能连续唱几十首！不少我们是第一次听。歌词竟然还记得住，虽然最后几年调已经不清晰了，像在念歌，但她们依旧兴奋，似乎还坐在从延安到西安的敞篷卡车上。2023 年还看到李阿姨唱歌的视频，前些年妈妈躺在 ICU，不戴氧气罩的时候也时不时哼几句。



40 岁的李阿姨依旧很漂亮



两个 90 岁的老太太

李阿姨原名王德琼，家出四川涪陵县的名门。19岁离家去延安参加革命。抗战期间李阿姨一直在重庆红岩村做新闻工作，解放战争期间在华东局机关报《大众日报》，解放后在《人民日报》，是个老报人。

李阿姨讲过她来河南经过：1960年河南饿死人，陈毅到中央机关动员干部支援地方，说“党和国家有难，党员到困难的地方，要有死在那里的决心”，她一听就来河南了，在饥荒严重的鹿邑县当县委副书记——偏偏是不怕死的最后活成个老寿星。

我母亲比李阿姨大两岁，2016年去世了，102岁。

有父母在，就不会感觉自己老——多亏还有李阿姨！

**编者按：**1976年清明節，鄭州二七廣場張貼的長詩《鐘聲》是江青欽定的河南頭號反革命案件。照片左起是文中張雪藜、作者楊松林和同知青組的苗學敏——王小強：〈悼念苗學敏〉，《參閱文稿》No.2022~10。

